

云中谁寄锦书来

○ 李娟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部电影，与一封封书信有关。镜头一次次聚焦到写信、等信、读信、听信。在溪水边浣衣的淑柔，脸上有淡淡的笑意与羞涩，她低下头，静静聆听着丈夫木生的来信。

镜头里的他们，隔着碧海云天，隔着光阴的沟壑，等来一封封家书，写旧时的爱情，千尺素，纸短情长，令人想起木心的诗句：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

这是下南洋的木生寄给妻子的家书。“吾妻淑柔，展信安康，随信寄二百元，我一切无恙，生意顺昌。行船入夜，恰似江上升明月，圆如玉坠，似与你并肩共赏。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。夫：木生”相思如满月，夜夜减清辉。

妻子淑柔给木生的回信：“七夕当夜，你衣锦归来，仍是少年模样。梦醒行至寨门前，闻溪水潺潺，方觉夜深，念你安康，好梦，即已知足。妻：淑柔”。

镜头一转，已经满头华发的淑柔还在轻声读这封家书，“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”。字字如明月，心心念念。

朝如青丝暮成雪，她用大半生等待的丈夫木生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诗经中言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”。契是聚合，阔乃离散。生死离散，我们将它交

给命运，因为，我们谁也做不了主。

时间切换到如今，年轻的阿伟去泰国寻找祖父郑木生。不久，给祖母淑柔打来视频电话，原来，祖父郑木生已在1960年去世，并发来祖父的牌位。

木生去世后18年的光阴，淑柔收到的家书和钱，原来都来自一个叫谢南枝的女人。

那位从未谋面的女子南枝，如何用柔弱肩膀挑起两个家庭半世的风雨？因为她心中有信、有善，有对木生的友情和敬重，还有对木生火灾中救出父亲的一份感恩。

木生为救他人葬身大海，南枝替木生养家，继续给木生的妻子寄来家书，一年又一年。

原来，是南枝用善意与温情编织了一个美好的童话：木生依然在人间。

故事始终流淌着中国人的情意：淑柔与木生的爱情、南枝与木生的友情。含蓄、温情、克制、隐忍。不动声色，情深义重。

在南枝的家中，她正在教孩子们学习中文，小童朗朗的读书声，如雨打荷叶，如清泉叮咚……
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我们童年读过的诗句，原来是一条看不见的江河，始终流淌在华人的血脉里。

不由得感叹，唯有中文之美，能穿透千年的光阴！一个个的汉字，是以兰花的身姿，书写汉语之美，书写中国人的情意。

漂泊海外的游子，教育一代代的后人，不能忘记自己的母语，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。

回望遥远的岁月，潮汕一代代的青年人下南洋出苦力，他们勤勉刻苦、省吃俭用，把一张张血汗钱寄回故乡，养一家妻儿老小，修桥铺路，建家园和学校。在抗战时期，为保卫国家、抵抗侵略，侨胞们捐款达100多亿美金……

影片的尾声，淑柔飞往泰国，见到坐在轮椅上的南枝，两位耄耋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然而，南枝因患阿尔茨海默病已失去了记忆。

当她听到淑柔的名字，忽然开口说道：“我寄给你的咸猪肉收到了么？好吃么？我再寄……”

南枝忘记了天地日月，忘记了亲人朋友，唯独没有忘记淑柔。

观众无不落泪。

温情感人的故事，从来都是朴实无华，如盈盈的月光，铺满尘世。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人生苦短啊，相伴如此短暂，而情意那么绵长……

关口是抉择、命脉，也是时间的闸。它庄严地立在命运的节点，告诉你：由此过，便是另一番天地。我们一生，要过多少这样的关口？金榜题名时，是学海的关口；破茧成蝶时，是职场的关口；洞房花烛夜，是人伦的关口；为人父母时，是生命的关口。每个关口都逼你整肃衣冠、交出凭证，然后“吱呀”一声，为你开启一段前程。

从永宁门城墙向南望去，由远及近依次是护城河→吊桥→闸楼→月城→箭楼→瓮城，它们构成一套层层递进的立体防御体系，这便是一道又一道的卡口。

与丝绸，是戍卒与乡泪；入关的，是葡萄与琵琶，是风霜与归梦。

如今，它吞吐着五湖四海的游人，举着各色旗子的旅行团像一股股喧哗的潮水涌进又涌出。曾经的关口，在制度森严的分割处，见证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。它静默地立在那儿，留下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”的豪迈与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沉郁。这只顺风耳，任呼啸的风声穿过、历史的车轮声穿过，也任南来北往的过客声穿过。

又闻蛙声阵阵

○ 谢明

在他乡。

惊回首，汲取教训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，融入了当下人的生活，入脑、入心，秉持践行，让这片生活空间，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，像洗尽铅华的故人，重焕新生。“美水人”精心规划，因水而异，疏浚河道，沟通水系脉络，控源截污，引污纳管，修复生态，唤醒大地本真的肌理，水体“活”了起来，水岸“美”了起来，邻水而居的居民，重新感受了草木风骨与自然灵气。

春水初生，草木滋长，韩愈笔下：“草木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”的盎然生机，蓬勃绽放。沉寂多年的河流缓缓醒来、潺潺奔流，叮咚动听，这是大地苏醒的轻声絮语。曾经杂乱坑洼的滩地，嬗变成雅致的生态乐园。岸边刻板的“硬化”消失，芦苇亭亭玉立，菖蒲临风舒展，万千草木舒展腰肢、迎风摇曳，浅浅的湿地，相拥起清风与雨露；水中的鱼儿，嬉戏追逐，仿佛是获得新生的欢欣；七彩蝴蝶，闪动美丽的双翅，翩翩而舞，那些不知名的昆虫，也以各种鸣唱，成为这里的和声；特别是日常罕见的蓝喉蜂虎、中华秋沙鸭、白鹤等珍稀候鸟，像蓝天跳动的音

符，跨越万里山海，远道而来，成为这片水域的精灵。

小区的焕新，不只在草木流水的改观，更融进居民的细碎日常。他们与草木、生灵达成了无声的契约，春日煦煦，呵护草木自然生长；夏夜微凉，偶遇赶路的青蛙、短暂停歇的鸟儿，或悄然驻足，或缓步避让，为弱小的生命让出安然通行的小径，这是人与自然无须言说的下意识默契。他们不再是自然的旁观者，而是这片烟火家园的守护者、参与者。

古人云：“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”从前我始终以为，蛙鸣遍野、万物共生的诗意，是乡野山林独有的存在，是遥远山水间，可望不可即的风光。此刻，晚风拂来，蛙鸣绕耳，我才幡然醒悟：最美的人与自然相守，不在远方，就寓于市井烟火的寻常，是人心的温柔与敬畏，让小生灵自在栖居、放声欢歌，让僵硬的建筑群落，物化成为有温度、有生机、有诗意的和谐家园。一声声婉转动人的蛙鸣，是自然写给城市真挚的情书，也是对居民深情的表白。

烟火安稳，草木常青，蛙鸣不绝，不就是荷尔德林那诱人心弦的“诗意栖居”吗？

龙首文苑

李四

2026年6月15日 星期一 主编：赵命可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术报

守护南音

○ 杨娅娜

南音发源于泉州，被誉为中国传统音乐的“活化石”。在泉州人日常生活中，三不五时会约“玩”南音。“工义谱”作为南音的音乐语言，从“指法”到“指骨”，即作为“玩”南音的规则。一个人可以自弹自唱，两把乐器也可以约“和”奏。抑或“四管”齐备，则是最妙。“玩”的是一种包容和默契，琵琶像是建造房子的框架，一板一眼地打地基。三弦则是辅梁，恰好建在最合适的位置，低调、含蓄，举重若轻，与琵琶“亦步亦趋”。而箫辅琵琶，洞箫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。洞箫与二弦又是绝配，弦入箫腹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一种舒适的关系。执节歌者心中的寮拍就必须拿捏准确了。台下的人闭目聆听时，就会忍不住轻轻和，而台上演奏者收获的自由和舒适，并不比听者少。

泉州人的南音历经千年，自然百花齐放。时下有年轻人结合流行乐器创新，尝试将流行、通俗易懂的旋律用南音表现，虽然大家喜闻乐见，但总缺了点韵味。很多南音老前辈反对这种随波逐流。在泉州文庙可以见到一位老人，抱着琵琶任大家点唱。他不时地会用脚提醒拍位，提示听众，南音就是要慢，寮拍要做清楚。这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南音人，他靠一己之力无法守护传统南音，但他坚持用行为传递南音的理念。南音学习不易，传承更有难度。南音并不追求热闹，去迎合大众。南音是扎在故乡根系里的乡音，南音是梦回故里的纽带，南音是家乡的守护神。

儿时，我母亲娘家有南音馆阁，经常有弦友来“和”奏或学习新的曲子，废寝忘食地学习，“玩”得不亦乐乎。而当弦友或重要的亲人过世，最隆重的仪式就是去唱一晚南音送别。有时候会去邻村“拍馆”或“拜馆”，会提前一周向对方告知曲目，“拜馆”结束之后会聚餐，餐桌上又会续唱几首南音，真真让人意犹未尽。时过境迁，娘家的南音馆阁随长辈离世关闭了，但南音的印象已

经牢牢刻录在记忆里，南音的种子一直种在我的心里。

我师从南音非遗传承人蔡雅艺老师学习了十年。我们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的七个城市以及海外。学南音的核心是“雅正清和”，讲究念曲的字正腔圆，字头字腹开合清晰，有质感，感受每个字的“个性”和“气韵”。讲究“起、过、收、煞”，是南音学员应有的规范，这是南音的至高点。南音一套体系相对完整的和奏，由琵琶、三弦、洞箫、二弦、执拍板曲唱等俗称“四管”组成。横抱琵琶时身体端正，一点一挑直接明了，心无旁骛。三弦君，琴头应在琵琶者身后，弹奏声音低于琵琶，需“克制”，但不可含糊，三弦的音准也是特别考验行乐者的。洞箫是十目九节制式，有天然的音阶关系，是“和”奏时琵琶定弦时的依据。抱二弦则像呵护孩子，计算弓法既不浪费又不牵强。南音人还得在言与行上加强修养，融入生活美学的气息，做到干净与朴素。

通过学习南音，我不仅收获了音乐本身带来的愉悦，也滋养了身心，打开我学习其他领域的空间，让我多角度看问题、多种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，特别是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，让我创作现代诗歌时守护传统诗词的“赋、比、兴”手法。南音曲里有不少词美不胜收，比如《送君》曲有不少词牌名，曲末的“采卷耳置彼周行”来自《诗经》中先秦诗的“卷耳”。在《百鸟归巢》中，吹洞箫好似引来一群鸟雀和鸣，脑海里不由得循环这样的词：“天空为羽，大地为翼，日月为眸，余光是星，乾坤里，透露足迹，九天祈风，向东飞行……”

放下浮躁的心境，守住南音的“慢”。由慢生花，与自己与世界和解。正如老师说的“把真正好的执行下去”，就像泉州茶农的信条——“认认真真把茶做好了，茶也会报答你”。守护传统与经典，南音的种子一定会发芽、开花、成长、结果，闪亮地传承下去。守护南音，义不容辞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西安古城墙（2）

○ 墨耘

永宁门门洞高大，像沉默巨人的顺风耳，倾听着千百年的荣光与沧桑。这道门，曾是帝国最堂皇的“关”，是秩序、威严与界限的象征。文书、粮草、兵马，乃至帝王的仗仗，都曾从这里流转，出关的，是驼铃

晚饭后，循着夏夜晚风悠然漫步，是小区多数人每天必躬之事。

暮色轻盈，悄悄漫过楼宇的四周，白日积攒的喧嚣与燥热，已然隐退。取而代之的蛙鸣，或大或小，或高或低，争先恐后破开夜色，一拨拨涌来，源源不断。我驻足聆听，品味这鲜活的意境，骤然发现，辛弃疾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诗意，被或远或近的蛙鸣细细浸润，蓦然弥漫我所居住的小区，让平淡的烟火日常，悄悄融入了乡野灵动的诗情画意。

曾几何时，这般久违的自然和声，是这片闹市小区奢侈的风景。小区建在县城的黄金之地，四周绿水环绕，东南面有高庙河涓涓流经，北面是缓缓而东的涇源渠，西面的幽芳河溶溶澹澹、文峰湖湖面静静安详。数年前，邻水而居的佳境，败给了疏于打理的水生态，往日澄澈的水波，竟凝滞沉闷。清风拂过，送来的不是粼粼清波，而是悬浮物肆意晃荡，淹没了水面的生机与灵气。岸边草木稀疏羸弱，枝叶耷拉。坚硬的水泥块掐断了泥土的呼吸，隔绝了水岸的活力。晏殊“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”的清幽景致了无踪迹，偶尔几声细碎虫鸣，刚飘出草丛，便被车流、噪声吞噬。风掠过，再无清润水汽扑面而来，反倒裹挟着缕缕腥味。昔日绕宅的柔波，成了圈住小区的黯淡水围，失去了生气。居民笑容也不那么会心了，他们与鲜活可爱的自然生灵，两两相盼，却都

2026年4月7日清晨7点40分，父亲在睡梦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享年85岁。

父亲的离去，似乎冥冥之中早有预兆。原本我已计划好“五一”假期回西安看望父母，想借着小长假多在家陪伴几天，也与家人说定了。可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改了行程，买了清明节回家的票。直到此刻，我仍想不通自己为何要改期——也许如果等到“五一”再回去，父亲的生命还能多延续些时日吧。这份遗憾，一直压在心头，久久无法释怀。

如今回想，父亲的离开其实早有征兆，只怪我们太大意了。

那次回家，我就注意到父亲的脸明显肿了，几乎看不到从前的皱纹。不

过父亲向来都是那种胖胖的、爱笑的模样，虽然隐约觉得不太对劲，但想着年纪大了，只要不疼不痒，也就没往心里去。他见我回来，还是像往常一样问我的情况，思路清晰，没有什么异常，只是比以前嗜睡了些。母亲说年后就一直这样，早上十点多要小睡一会儿，午饭也要睡，好在晚上还能睡着。饭量也大不如从前了——其实这些都是信号，可我们竟全然没有放在心上。

更让我后悔的是，那次回家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，梦见自己左边上排的大牙掉了。很早以前就听老人

父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

○ 尚晓丽

说过，梦见掉牙是家中老人要走的预兆，可我始终不愿把这和父亲联系起来，自欺欺人地想着不会的，父亲好好地在我们面前，能吃能睡，一切都正常。现在想来，真的后好悔。

还有就是回家那几天，我的右眼皮一直在跳。俗话说左跳财右跳灾，我心里隐隐不安，每天都在家人群里问先生和孩子是否一切平安。其实说到底，我就是不愿把父亲的离去和这些不好的预兆扯在一起。我总觉得父亲

会一直都在，每年回家，都能看到他安安稳稳坐在家里的样子。

到今天，父亲已经走了58天，我内心平复了许多，家人坐在一起聊天时也说，父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，已是天大的福报。正如古人所说的寿终正寝——没受病痛折磨，没躺在床上让人伺候，没给母亲、子女添任何麻烦，这已是最好的安排。可每每回忆起往事，或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还是会难过得泪流满面。

父亲的离开，让我好像突然看透了许多事。父亲一生把钱看得很重，当然，他是经历过物质匮乏、饥饿年代的

人，一分钱、一粒粮食都不肯浪费，省吃俭用。哪怕后来生活条件远超一般人，他对自己的要求依然近乎苛责。可人走了，什么也带不走，人啊，真的要学会爱自己。

这次回家，父亲还一再问我生活得如何，孩子工作是否稳定，欠了多少钱，准备怎么还。这应该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吧。我是让他带着遗憾走的，所以，从西安回来后，我果断卖掉房子，把欠款全部还清，以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

父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，如今我终于把你牵挂的事都了结了，你在那边，可以安心心面的了。你一辈子要强，走也走得体面从容，我想，这也是你留给我们最后的体面吧。